

觀 察

·元百五千一售·

日六十二月四年六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期九第



卷二第

讀者投書

聯合政府
「中國政局論戰」
民社黨內爭中之「馬歇爾」
補充與更正
關於「互助會」與「聯誼會」

觀察文摘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
地位和作用
施復亮

觀察漫畫

讀 者 投 書

滇謠小記
文藝
李廣田

施用悶藥前後的心理與
感覺
儲安平

觀 察 通 信

千迴萬轉中「新政府」揭幕前
後的透視 (南京通信) 浦熙修
從迪化暴動看新疆前途
(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英國工黨政府對於民營事業
的管理辦法
The World Report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美國外交政策的鉅變
華盛頓通信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論政府的改組
現代經濟思潮的趨勢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 (下)
吳世昌
吳元黎
潘光旦

撰 稿 人

- 蕭公權 戴文鏡 錢歌川 劉大杰 潘光旦 趙家驊 葉公超 楊人驥 楊西孟 傅斯年 程希孟 馮至 郭有守 管東原 張東蓀 張沅 梁實秋 夏炎 陳瘦竹 陳友松 許德珩 高克敏 孫克寬 柳無忌 胡適 宗白華 沙學浚 李鴻塔 吳澤霖 吳世昌 呂復 伍啓元 王迅中 下之琳
- 顧頡剛 蕭世乾 戴文鏡 錢端升 錢濟康 樓邦彥 蔡維藩 趙海宗 雷西孟 楊西孟 費孝通 曾昭掄 馮友蘭 章靳以 黃正銘 張德昌 張忠欽 張印堂 曹維屏 陳維哲 陳之邁 許君遠 馬寅初 徐先盈 胡先驥 季羨林 周子青 李廣田 李純青 吳恩裕 沈有乾 任鴻雋 王鴻恩 王芸生

讀者投書

聯合政府

編者足下：這次改組政府，目的是在容納各黨各派；本來是一黨專政，現在要選政於民，先來一個容納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以爲實施憲政的準備；不失爲一種應有的步驟。聽說改組政府，還有一個副目的：政府要向外國借一筆六億美元的款子，而人家要待我們組成聯合政府之後，才答應借給這筆款子；所以政府急急要改組，而其他黨派之所以樂於參加者，也爲着成全這件事。「君子成人之美」，我們對於這次參加政府的「異黨」人士，原來無可非議。不過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在憲法未曾施行以前，政府的各個機關，本身的職設和內中人員的增損，實際並無明文規定，所謂組織法既然可以隨時修正，一切措置，自然可由「專政者」自由伸縮。名義上是要組織「聯合政府」，實際上則不免大開停進之門。因爲「異黨」「異派」，可以說是被容納了，而對於所謂「本黨」「本派」，不特可以使之無損，且可以隨着增進；名爲改組，實爲擴大。擴大起來，如果爲着「集思廣益」，爲着「衆擎易舉」，原無可厚非；不過際茲民生凋弊，財政困難，又正值大借款員減政之餘，擴大政府組織，是否相宜？國幣虛耗，已須節制，而名器之濫，尤宜防止。前次爲制定憲法，召開國民大會，用去一百萬萬以上，代表名額之多，更無前例，現代各國國會亦皆寥寥。後來立法院、監察院、參政院、行憲促進會，也容納各黨各派參加，一方面增進「異黨」分子，一方面又有一批「本黨」的人員同時跟着進來。現在國府委員的名單公布了，各部官也快要改組了；恐怕改組其名，擴大其實。這樣，介雜一個「私」的念頭，調成了一碗膨脹的和合湯，聊以饜客，恰如左列譬喻：

主人請了一位財主的客人，自要百般恭敬。主人只有一碗鹹味湯饜客；客人却定要利和合湯。於是主人不得不在鹹味湯上，加上一調羹的糖，和一調羹的醋；却又不得不改變它的鹹味，又只得再加上一調羹的鹽，同時再加些水進去；端上來，勉強算得和合湯吧。那位客人體諒主人這般苦心，勉強承認味道不錯。也幸虧那位客人同樣厭惡辣味，不然，如果定要主人加上辣味，又不知需要再加若干的鹽，才能中和它，再加若干的水才於沖淡它。又不知這碗和合湯膨脹到了什麼程度。

這次改組政府，是各黨各派成全政府之「美」，但是這些參加政府的黨派人們，終不免在那膨脹了的和合湯當中，顯得渺小，究竟能夠發生什麼作用？他們始終不能使調味的那位主人取出「不願改變鹹味」的念頭，徒然使國幣虛耗，名器日濫，在目前既無法使得國家免除內亂，在將來能否實現民主，也就不問可知。他們果真不爲自身的停進，也應當在本心上有啼笑俱非之感。

張世祿 四月十七日 南京

中國政局論戰

編者先生：四月五、六兩日，重慶中央日報以很大的篇幅地位刊載了一篇「中國政局論戰」，是專對先生「中國的政局」一文而寫的。該文對於尊文中批評共產黨及民主同盟的話，摘引很多，批評國民黨缺點的話，則避而不提。這篇「論戰」既是在中央日報發表的，則其內容，亦可想見。該文認爲：「國民黨不僅并未腐化，仍是年青壯健的。」並謂「國際干涉，國民黨猶且不懼，何況其他？」該文曾述及國民黨的軍事幹部，謂數在百萬左右，這百萬左右的軍事幹部「形成一個同仇敵愾的凝固體」，「環顧國內形勢，如用武力打垮國民黨，至少要有兩個具有同樣數目的軍事幹部的大兵團，還要配上具有經驗智慧的參謀組織，和優良的彈藥武器，以及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支持。假如這個力量不能形成，距國民黨垮台的時間則尙遠。」此文不僅崇拜武力，而且間接暗示反對派：如欲反對國民黨，似乎非有槍桿不可云。

胡鳳九 四月六日 重慶

民社黨內爭中之「馬歇爾」

編者先生：大公報載雷震自京來滬，調解民社黨之內部爭執，此實馬歇爾來華調解中國內部爭執之具體而微者。

劉任民 四月二十日 上海
編者按：此爲本刊所接投書中之

最短期。我們非常歡迎這種短潔的投書。

補充與更正

編者足下：二卷五期陳衡哲先生「客座記言之四」中有一段提到一本戲劇，說一個荒島上僕易位的故事，那本戲劇應該是英國戲劇家 Sir James Barrie 的 The Admirable Crichton，有中文譯本。

又李慕白先生「海外憶」之三之四中所提及的 Palm Beach，當爲 Palm Beach 之誤。那是一個名區，許多人到那裏去避寒。

許君遠 四月六日 上海

關於「互助會」和「聯誼會」

「聯誼會」

自從蔣錫昌先生的「互助會」及任九皋先生的「讀者聯誼會」的提議在本刊刊載以來，讀者中已有多人來函附議。蔣先生所提倡的「互助」，在原則上，大家都是贊同的。任先生的修正提案，其最後理想亦爲尋求互助，但求易於實現起見，故主張先從簡單的辦法入手，從「聯誼」而近入於「互助」。自任先生的修正案刊出後，來函者復表示贊成任先生所提辦法。認爲其事具體易行。有幾位且提供了極其詳細可貴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們限於篇幅，不能再在本欄一一發表，祇好將來提出大家討論，凡是贊成任先生的提案者，請於五月十五日以前逕函編者，以便商討。

(編者)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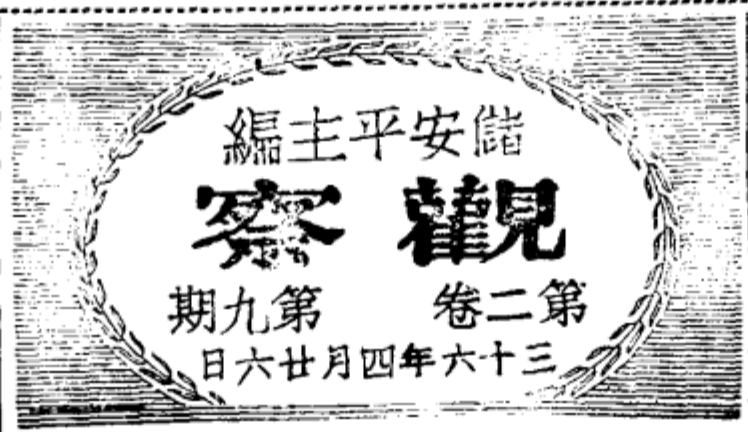
社址：上海（5）吳淞路
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一千五百元。

訂閱：先付國幣二萬元，款盡
通知續定。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
及寄遞方法。



本期作者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吳元黎：中國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浦熙修：南京新民報採訪主任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李廣田：南開大學教授

論政府的改組

吳世昌

擴大政府基礎，容納各黨各派及自由分子參加一事，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和美總統杜魯門對華政策聲明，莫斯科外長會議關於中國部份文告發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以後，醞釀直至今日，足足費了十六個月，才於卅六年四月十八日，即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二十週年紀念日，正式宣布改組政府。而前乎美政府聲明，促成美政府聲明的中共要求組織聯合政府的宣傳時期，尚未計算在內。抗戰結束以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雖為在野黨派所堅持，實為全國人民一致的願望。其原因固由於戰後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政治腐敗，貪污橫行，即就現代民主政治規範來講，一黨訓政至二十年之久，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且在大戰之後，人心思變，舉世皆然。英之保守黨，法之戴高樂，美之民主黨，在這次大戰中，不但各對其本國在絕續存亡之際，有振衰興頹，旋轉國運之大功，且對全世界人類盡了解放奴役的責任，而英、法、美各國選舉，均為政府的敵黨獲勝，人心趨勢，各國攸同；況以國民黨的政治成績，中國人民豈有甘其繼續訓政之理，但因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未受現代教育，受教育者又多囿於二十年訓政之威，限於長期統治之嚴，故全國人民的真正意志和能力，無從發揮，無從組織，乃至無從表達；是以聽美政府的聲明，看莫斯科的文告，則色然以喜，庶幾中國政府可以應國際環境的需要而趨向民主。此其人豈皆不知愛國，不知此類聲明之有辱國體？然而實逼處此，誰為為之？其矛盾苦痛，正與其對國家之熱愛成正比。然因無法表達這種感情，統治者方陶然於聚斂貨利，紛紛於黨爭政權，對於人民此種心理，殆未嘗體會亦不想體會。只有在野黨派在野了十多年，在野得耐煩了，在那裏呼籲民主，吶喊憲政。這兩種現象：全國人民無從表達，發揮其意志，無從組織其能力；和在野黨派之呼籲民主，吶喊憲政，給國民黨一種錯覺，以為我的統治不算壞，人民並不十分反對，只有你們異黨要分政權。同時，國民黨又覺得如再繼續專政下去，在國際間太不好看，要向盟邦借錢也不太方便。這些原因，促成了改組政府的決心，也表現在這一次所改組的政府姿態上面，即改組後之新政府中，所謂無黨派的社會賢達只佔四名，為總數的十分之一。而此四名，本來就是與國民黨久已合作的八士，若問這四名究竟代表國民黨利益呢，還是代表老百姓利益呢？回答不出來的恐怕不只筆者一人。——綜上所述，這次改組了說是國民黨為了要實踐政協的諾言，應付異黨的要求，改變國際的觀感方便盟邦的合作，表現民主的作風，洗刷專政的詬病。至於這個新政府是否就會尊民為主，保障人權，實現和平，改善民生，肅清貪污，那是另外的問題，須待下回分解。

改組政府既是全國人民所願望，此次改組的奔走接洽的高潮也延續到兩個月之久，人民對之宜如何熱烈關切，歡欣鼓舞。但事實上並不如此。以人民對於去年政治協商會議之熱情，來比較對這個新政府的觀感，則殊有相形見絀之感。此中原故，豈不因爲政協如成功，可以使國內和平，而今日的改組，未必能停止國共的戰爭？豈不因爲政協之召開，包抱在野黨派中最有實力的中共與民盟（如以數字表示，則在野黨派中代表最多），而今日之改組，正缺少這二個份子的參加？今日參加政府者，青年黨在政協時即已自立門戶，另要代表；民社黨則爲民盟的一部份，後來逐漸分化，遂有今日之局；在政協會議中的社會賢達，左右皆有，今則左者引去。故如以政協的參加單位來計算，原有國民、中共、民盟、青年、社會五個，今日改組之政府中有國民、青年、民社、社會四個，其中民社只能代替一部分民盟，社會賢達的性質亦有改變。故在數目上這個新政府只可代表政協的五分之三。就國府委員的席次而論，則爲四分之三弱，因爲四十席中，尙虛十一席以待中共、民盟之參加。但這個所虛的十一席，却是國內和平、團結、民主、統一的重大關鍵，也是人民對於新政府不够熱烈關切的重大關鍵。否則，我想，至少要提燈慶祝一下的。

青年，民社兩黨既然以絕大勇氣，不待政協全體黨派之同意，而先之以出席國大，繼之以參加政府，亦自不能一概目爲急於做官，毫無理想。其中又須分別而論。青年黨在戰前本爲國家主義派及其中之醒獅派。國民黨執政後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後者雖未做到，前者却頗使其他黨派吃點苦頭，國家主義派中亦頗有人轉變爲國民黨及其中的政學系，而也會顯赫一時。曾琦一系始終未轉變，在抗戰初期以青年黨名稱一露頭角，平日與國民黨頗有好感和默契，因其本來只有比國民黨更右也。其加入民盟，因當時民盟是在野黨的「公會」；政協會議時它已分出，會中各黨各有所堅持，如民盟堅持保障人權，中共堅持地方政權，而青年黨則堅持要五百名國大代表。國人亦因此知道了該黨的志趣，故此後對其一切行徑，都在意料之中。民社黨之從出席國大至參加政府，黨內曾起激烈的爭論，還不可不謂該黨人士對於國是的認真與負責。但其終於分化，而且

在繼續分化之中，可見在今日局勢之下該黨處境之艱難。張君勱本來是一個憲政學者，其主張該黨參與制憲爲其平生之抱負，但說到參加政府，他曾主張應在國內和平及人權獲得保障以後。如今和平遙遙無期，失蹤時有所聞，而對方催之甚急，黨中若干分子又躍躍欲試，遂不能不委曲求全，再退一步，以施政方針十二點爲參加之條件。該黨原先所主張的「國內和平」與「保障人權」，也算包括在內。但本來作爲參加前的先決條件的，現在却作爲參加後的施政方針了。這一前一後，大可以看出參加者之「不得已」。古往今來，這「不得已」三個字，不知傷透了多少志士、仁人、英雄、美人之心！但張氏本人未參加，猶存書生本色。

三

就三黨共同簽定的施政方針十二條看來，它給人們的印象相當複雜，一時不易整理。第一條開宗明義：「以『和平建國綱領』爲施政之標準」，算是維持政協決議，第二條「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第五條行政院負責制，第七條各省軍民分治，第八條取消訓政而設之法令及機關，第十條保障人民各種自由，這五點也算維持政協精神。可見這十二點中有一半是根據政協協議而來的。

但是全國人民最關心的，也是中國命運所繫的最大關鍵，却是中共問題、亦即和平問題。這個問題之嚴重猶不僅關乎中國，還可能牽涉到世界和平問題。英國梅特立考脫教授（W. Medlicott）論戰前的歐局說：「西班牙的內戰，對於劃分第二次大戰前世界列強的兩大壁壘，有很大的作用。今日世界列強的形勢，也已漸漸分明了。歐洲問題逐個解決以後，是不讓中國的內戰來負擔這劃分壁壘的作用？施政方針似乎也看到這一點，所以第三條說到爲促進世界和平擁護聯合國憲章而對各友邦一列平等親善。但是平等要靠自己爭氣，要有平等的資格，其權未必操之於我，這一條，意義顯然是指對蘇邦交，但目前許多人反蘇情緒高漲，如何親善得起來？美蘇之間的對立已極明顯，而中共問題又如此僵持，這一條的方針實難施政。只好再看第四條關於中共問題的方針。

第四條說：「中共問題仍以政治解決爲基本方針，只須中共願意和平，鐵路交通完全恢復，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謀取國內之和平統一」。這是有

條件的和平：第一、中共願意，第二、鐵路交通完全恢復。中共是從未公開表示不願和平的。她也是有條件的和平，即廢憲及恢復協定期軍事地位。但前既因此二條件而拒絕和談，今後更不會讓步，故中共願意云云，殊不可能，至恢復交通問題，據張君勳說：蔣主席曾向他保證在津浦平漢兩路通車以後，政府將設法與共黨取政治解決。（見十八日上海大公報鐵路社南京十七日電），而施政方針是說「鐵路交通『完全』恢復」，這個區別很大。津浦、平漢兩路，也許一年半載可以打通。若不僅指這兩路而要「完全」打通，則必包括東北，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恢復，且不知是否將引起國際問題，和平的前途真太渺茫了。「鐵路交通完全恢復」的意義，幾乎等於消滅中共除非中共自願讓出所佔路線，而這是誰都知道不會有的事。所以這關於國內和平最重要的一條施政方針，給全國人民以幾乎絕望的感覺。不知參加政府的兩黨人員，其感覺是否與國人大致相同？

如果新政府對於國內和平的把握仍極渺茫，則前條所謂促進世界和平，流連聯合國憲章云云，也就徒托空言了。

除上述第三第四兩條以外，這些施政方針看來都是好的。不過中國是一個最擅長訂方針、計劃、綱領、協定的國家，而一年多以來，政黨間這類東西已經訂了不少。而且看來全是十全十美，只是人民的痛苦越來越深。英國保障人權的大憲章只寥寥數十字，人民受惠至今。但看這十二條，畢竟有幾條免現。

四

改組後的新政府究竟是個什麼政府？有的人稱他為聯合政府，但國民黨最討厭這名稱，因為那是中共提出來的。民社黨似乎前並未考慮此問題，青年黨說是看守政府，國民黨的立法院長孫科却說道，這還是訓政，是三黨訓政的政府。還在人民看來，倒是一句老實話，除了「三黨」二字有點語病，因為顯然抹殺了所謂社會賢達，這話使民青兩黨大感狼狽，因為他們平日口口聲聲以反對訓政為號召，孫院長這句老實話，幾乎使這兩黨平日的口號變成了「此地無銀三十兩」。但孫院長這話是有法律根據，無法駁倒的：在行憲以前，國家不可一日無法，而此法仍為訓政時期約法。並且十八日公佈的修正國民組織法，亦即兩黨參加以後的國民政府組織

法，第一條，即說明根據訓政時期約法第七十七條之規定而定此組織法。兩黨所參加的，原來是國民政府，參加以後的新政府，仍是國民政府，參加的職務，本來是「國民政府委員」和「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等，所以「新政府是什麼政府」這個問題根本不必發生，並不存在。夫「國民政府」者，國民黨之政府也。行憲以後，舉出總統，大概只能有總統府，不須再有國民政府了。若問非國民黨員何以能做國民政府之委員，那是因為你們在野黨大喊「開放政權」，國民黨為表示大度與雅量，邀請你們來參加的。事實如此，怎麼會發生新政府是否訓政這個問題？

倒是中國的老百姓聽了孫院長的老實話有點異樣的感觉。中國老百姓要求憲政，遠在四十年前。反對訓政，亦不自今日始。今日國民黨的訓政固不願再受，即四十年前愛新覺羅那拉氏的訓政，又何嘗願再受？但既已忍受到今日，而且只有八個月就要正式結束，實在亦無意要求換一下受「訓」的味道。並且亦不一定認為三黨來「訓」比一黨「訓」得舒服，民青兩黨的「訓」法就比國民黨的「訓」法高明。

不過既承認三黨訓政之說為有法根據，三黨訓政之事實為由於國民黨之大度與雅量，願意讓出一部分訓政之權與民青兩黨及社會賢達來共負國家大事之責，而使國民黨政府委員會為最高國務機構，則國民政府主席自應對國民政府委員會負責，而不應如組織法所規定對國民黨中常會負責。問題是：國民政府主席是國家的最高首長，非一黨得而私。改組後之國府委員會是國家的最高機關，亦非一黨可得而私。國家的最高首長，除在憲法上對全國人民負責外，在政務上自應對國家的最高機關負責。國民黨機構所選出者，如為黨的總裁，自應對黨的最低機關負責，如為元首，自應對國家的最高機關負責。嚴格說來，三黨訓政的政府元首，應該由三黨組成之最高國務機關推選，不應由某一黨「選任」。

五

就公布的國民政府委員名單來看，國民黨委員中除元老外，以自由思想者佔大多數，且無馬歇爾所指責的極端分子，這是與政協會議時大不相同。政協會議是準備鬥爭的，有自由分子，也有極右分子。這次府委名單却在極力避免可能的摩擦。據十八日大公報南京電，蔣主席十七日在中常

會提案時，曾建議：「本黨府委人選，應儘可能於見解相合，且要能密切合作之同志中推選之」。這可以見蔣主席對於這次政府之改組，確有誠意與決心。府委廿九人中，國民黨佔十二人，其餘兩黨及社會賢達各佔四人，合計為十二人，但因五院院長為當然委員，而其人選均為國民黨員，故實際上為十七比十二，如非國民黨員聯合起來，足以構成否決權而有餘，但此種可能當極少。府委本為四十名，除公布之二十九名外留給中共與民盟的只剩十一名，因原定之十三名中，因民社黨之脫離民盟而減少二名。以後左翼黨派即使能加入政府，距離「否決權」的獲得也更遠了。

現代經濟思潮的趨勢

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

——一九三零年以後，——以德奧為開始的經濟不景氣，波及英美，遍及全球。它在各地為害的程度各有差異，但失業的衆多，以及工商業的衰頹，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皆屬不可抹煞的事實。許多經濟學者在這期間，目睹商業循環對社會秩序和生活水準的影響，乃競求解釋工商業帶有規律性的盛衰的理論，俾作將來的對策。英美兩國，工商業既極發達，對制止商業不振的防範方法與救濟措施，自然特感興趣。英美經濟思想，素有淵源，所以貢獻甚多，對於經濟思想發展的影響因亦特大。綜觀各種龐雜交錯的發展，有兩點可以特別注意：

第一：根據傳統的經濟理論，在任一個社會之中，儲蓄與投資的關係（在充分就業的暗含假定下），是有儲蓄而後可以有投資；新興的凱恩斯學派則謂在任一個期間投資與儲蓄數量必定相等。若計劃中的儲蓄總額有超過投資總額的趨勢，其結果必致經濟活動減低而產生失業。反之，若能提高投資率，經濟活動即可增加，失業者亦可復業，國民所得上漲之後，儲蓄總額亦相偕增加，卒與投資總額相等。在商業循環中，工商業的衰微即由於投資率的過低。因此若能對一個長時期中的投資率預為設計，

在社會賢達方面，新選維族鮑爾漢之膺選，頗有點新鮮之感，而胡適終於未允出任府委，頗見風骨。

再把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的人選來看，頗令人感覺彷彿是二十年前發都南京時氣象：西山會議派以元老姿態，高踞首行。其次是國民革命軍的集團軍司令和軍長，又次是軍務的幹部。以陳立夫為秘書長，可以補府委中未收C.C.人才之缺。這個會議的重要是不下於國府委員會的。

（四月二十日）

吳元黎

輔以國家公用建設（Public works），定能避免大量的失業。美國故羅斯福總統所創的「新政」（New Deal），其一部份理論根據即近乎此。所謂充分就業（full employment），亦即以此成為各國政黨、輿論、以及當局注視的中心。

第二：充分就業雖為最理想的狀態，但短期失業仍為在無論何種經濟制度之下所不能免者。而且失業之外，尚有其他情形足使當事人感受痛苦或危害及其生活；疾病、高年、傷害、產兒等皆與失業有類似的影響，而後者在失業者衆多時有益形尖銳化的趨勢。如何建樹一個包羅萬象的社會安全制度，使之與充分就業政策互相配合，因此在最近十幾年中成為經濟學者的一個主要研究標的。尤其英國，在二十世紀初葉，即已有各種社會保險的設施，此次戰爭期間，復以民衆的要求，識者的呼籲，工黨的積極鼓吹，而長足進步。貝維瑞吉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哄動一時的社會保險計劃，便是這方面發展的結晶，而較之更形完善的社會安全法案，現在亦已在工黨執政之下經由議會通過。

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不但現在已為英國長期經濟政策的兩大目標，同時在美國民主黨執政之下，亦是聯邦政府所積極注意的事情。雖然這兩個目標之如何實現，以及其已實現的程度與已採取的步驟，在英美歐陸和

其他國家，參差不同，但二者對於經濟思潮趨勢之形成，影響之深遠廣闊，已不容置疑。經濟思想與經濟體制是有密切關係的，後者更有決定人民一般生活方式的影響。即就我國而言，目前經濟的混亂和衰頹，一旦整理有了眉目之後，將來仍不免要將長期發展中的問題，加以注視。所以我們應首先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這兩個觀念的含義，分析清楚。

自由式社會中「平等」觀念之意義

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在經濟發展已臻登峯造極的英美——所以能够成爲經濟政策的目標和經濟思想的中心，其近因已如上節；此外，還有一個潛伏不易查覺的遠因，成爲產生此種經濟思想的條件。

茲以英國爲例。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祥地，但亦是民主政治實行完善的國家。在民主政治發展的初期，人民最主要的要求是政治自由。政治自由的含義甚廣，其中包括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雖然起初要求這種權利的時候，不一定有任何普遍性的經濟動機，然而在權利已取得，運用上已有若干經驗之後，萬一有普遍在經濟紊亂或衰頹發生，試問一般受苦痛的人民是否會咬緊牙根，一語不發？在民主政體之下，亦可稱爲「自由式的社會」，每一個選民有一張選票，每一張選票有一分力量和作用。在點票數（亦即所謂點人頭 Counting heads）的觀念下，人與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便成爲被普遍接受的原則。從政治平等進而至經濟平等，猶如五十步至百步；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沒有任何性質上的改變的，只是一個發展的程度問題。但是在一個政治平等的社會裏，人們勢不能坐視多數人因生活的壓迫而不能實際享受其應有的權利。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最近經濟思潮趨勢中「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二者與「平等」觀念的聯帶關係。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的總和觀念是經濟穩定（Economic stability）。經濟穩定之成爲最新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政策的鵠的，其在這十餘年來的經濟發展，影響殊大。但是經濟穩定觀念之基本原因是「平等」；後者復爲自由式社會發展過程中必然的產物。

但是經濟穩定，在現代經濟組織之中，既非個人單獨所能達到，便不得不採取集體式行動。於是個人經濟環境，生活之有無保障，過去本在個人的責任和勞力範圍之內，而現在竟成爲國家功能的一部份，政府是國家

行政的機構。因爲上述人民思想的發展，配合上客觀的需要，於是「一方面責任加多，另一方面權力亦同時增長。過去所謂「無治即保善政」或「無爲爲治」。（Good government is best government）的觀念，乃從此打消。產生於「平等」觀念的思想，竟引起增強政府力量的需要，表面上雖似乘強附會，實際上乃係極邏輯的發展，這又是自由式社會的一個特徵，在一定情形之下，也可能影響到這類社會本身存在。

經濟穩定與經濟「平等」

如何達到經濟穩定這個目的，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不限於在已定的社會制度下，採取種種最適當的方法，而牽涉及經濟制度本身的改革。凱恩斯學派將投資對經濟活躍水準影響的重要性提高後，有人便對資本主義社會本身，能維持長期充分就業的能力，發生懷疑。美經濟學家漢森氏（Hansen）甚至於凱恩斯本人，即有所謂「投資機會消滅」（Vanish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y）的學說，認爲投資機會逐漸減少，私人投資將因無利可求，而陷於長期的不振。在長期經濟停滯（Economic stagnation）的情況之下，國家投資必須逐步增加，終且取私人投資而代之。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社會日趨末路，是不可挽回的定數。

上述理論，邏輯與事實兩方面，究竟成立與否，不能在此處討論；它不過是一種預測。此外還有與「平等」觀念關係更密切直接的思想，認爲資本主義社會根本不應繼續存在。這自然是社會主義者的主張。在最近的西歐，英國，甚至於美國，從之者爲數甚多。他們的看法是資本主義社會亦即自由式經濟制度，雖然標榜自由，但是實際上經濟極不平等，所謂自由乃少數人之自由。在自由經濟制度之下，欲求充分就業與社會安全，無異捨本逐末，因爲根本的弊病是資本社會中的求利動機（Profit motive）。惟一的挽救辦法，亦只有廢除這個自私的動機，而代以中央設計制度，以集體的力量來建樹「經濟上的平等」；後者即時下所稱的「經濟民主」（Economic democracy）。至於中央設計制度，對於生產效能之增進，事實上何影響，則認爲其結果必定圓滿，不必置疑。更有指蘇聯之五年計劃爲明例者，認爲蘇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國防力量充實之表現，足資證明計劃經濟之成功。至於在經濟平等之下，尙能保存生產者及消費者，自由

與否，和若經濟自由不能存在，政治民主是否能單獨發揚，這些在上述一般人眼光中，都認為次要。因為他們的立場是「經濟民主」第一。

由「平等」觀念產生的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兩個目標，引導出自由式社會的改革問題。因為失業須要防範，於是中央設計制度乃發生極大之號召力。在這種情形之下，再加上社會主義的理論，自由式社會的存在價值，便發生了動搖，「平等」有取「自由」而代之的趨勢。

新自由主義

美故羅斯福總統將「免于匱乏之自由」(Freedom from want)列為人類四大自由之一，其對平等之基本觀念，於斯可見。羅氏的意見亦可以代表其他人的意見。然而他們絕不願意在「平等」的旗幟之下，消滅了幾十年中爭取的自由。他們認為「經濟民主」不是真的民主。

羅氏曾說過「競爭式的經濟體系」(The competitive economy)即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失敗，實在是還沒有認真地開始。」這句話可以代表反對社會主義與反對中央設計制度一般人的態度。英名經濟學者海約克氏(Hayek)的主張，即可為例。

贊成經濟自由者的態度，現在已非十九世紀的放任主義。亞當斯密的「暗中馭御」(the invisible hand)亦已被「有意識的設計」(Conscious control)和「經濟法治」(Rule of law)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依據這類意見，雖有改革的需要，但既無自動沒落的必然趨勢，也不可率意取消。因為惟有在自由式經濟制度之下，纔可以保全政治自由；而政治上人權的保障，乃人類精神生存之寄託。否則生不如死，只顧目前飯碗，不計自由，人類尊嚴勢必全失。

自然，「競爭式社會」必須保持競爭，纔可以達到目的。所以生產壟斷與其他方式的經濟勢力集中(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power)，必需在法治輪廓之中，妥為防範與抑制。大規模失業和生活威脅，亦必須設法避免；經濟上之不平等，亦應逐漸使之減少。但是，無論如何，社會組織的目的是自由；自由的兩大部門——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又是不能分離的。至於達到經濟上完全平等，乃根本不可能。反之，亦惟有減少不平等，自由式的基礎纔能鞏固。

上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對於近年來經濟學者討充分就業和社會安全之著重，有過猶不及之感。蓋經濟穩定僅為應採取的目標之一，「經濟進步」(Economic progress)的重要性則更大。在經濟進步的過程中，波動乃所不免。儘量減低波動，或緩和其不良影響為一事，維持已得現狀，又屬一事。

所謂新自由主義，實際上與英國工黨已行的政策，極其相近。但是與其說它是一種變態的社會主義，毋寧說它是改善了的新資本主義，因為它建基於根深蒂固的私產制度上，以私產及合法之自由支配為政治及經濟自由之最後保障。它復承襲西歐自由思想與人文主義的精神。至於英國工黨在其傳統之政治民主體系中，是否會始終採取折衷緩進的方式，抑或不能放棄主義立場，終趨極端，則為本文中不能詳細討論者。

「極端」與「中庸」

上節中所謂新自由主義不主張放任一切，聽其自然，也許會使讀者誤會。因為主張全部放任的人不是沒有，尤其在戰後的美國，共和黨捲土重來，已在國會中擁有多數。他們提倡自由，暗含放縱之意。這樣的主張，與以「平等」為號召的「經濟民主」論，各趨極端；萬一得勢，必定會形成對立的局面。

放縱主義，流弊叢生，反對自由式社會者對資本主義之攻訐，若以放縱主義為鵠的，其言而當者甚多。然而以「平等」為前題者，則未免有將「平等」看得過於機械化之嫌。試問「經濟平等」是每人所得相等，還是同等工作，同樣報酬？是機會均等呢？還是「平頭」呢？在民主政體之下，以自由討論與協議而產生政策，試問那一種「經濟平等」的定義，在加以嚴格解釋與充分明瞭其含義之後，能為大多數人自願接受？反之，要剷除不平等，抑制經濟力量的過度集中，以及誘導均富的設施，這是大多數人所能贊同的。

一個社會組織的中心目標，必須能為多數人所接受，也必須能容少數異議的存在。所謂(Bridge to the future)乃演進的條件。因此，經濟自由與經濟進步，應當作為經濟制度的組原則，經濟平等或減少不平等，則可視作一種必須的方法，藉以維持制度本身的穩定。若將方法目的倒置，或將方法認作目的之一，那就有兩面脫落的危險。

在決定我國經濟制度之前，上述各種問題，似甚可予以縝密之考慮。在二大極端與「中庸」三條路線中，我們必須選擇一條。在這裏，我們可以引用拉斯基教授(Lasker)的一句話：「不明確選擇一條路，也是一種選擇。」

人文學科必須東山再起

(下)

潘光旦

上文的討論無非要指出蔽的問題依然存在，並且更嚴重的存在，解的需要就因此而更見得緊迫，而解的方法也就有再度提出來的必要。荀子的議論，原則上大部分依然有效，但內容與措詞總嫌過於古老，大多數的人已不再溜覽及之。斯賓塞爾的商討，其治心的部分雖依然值得參考，其治學的部分卻需要一番很大的補充，為的是七八十年來自然科學的發展，大有非他初料所及的地方。我們也不能說斯氏錯了，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今日的情勢之下，斯氏的解蔽論已不足以應付。也並不是說我們用不着科學了；科學還是少不得，不過為了解蔽的需要起見，我們不能不首先注意於科學所能給我們的風度情趣，其次才是科學的知識，又其次才是科學的器用；這一番本末賓主的分別是不容不在教育的努力裏鄭重闡明的。這就回到上文所叙科學努力不外三種之說，而多少也是斯賓塞爾一部分苦心孤詣的重申。

至於說到補充，我們便不能不和斯氏分手，而接近到荀子立論的範圍，就是，再度回到人文學科的園地。解蔽還是繫鈴人，在以前，上文說過，人文學科可能做這養蔽的幫兇，以至於主犯，但在今日，形勢一變以後，我們要解蔽，還得找它們幫忙，說得不好聽些，是讓它們將功贖罪，說得客氣一些，是請它們東山再起。至於何以知道人文學科足以接受這個付託，則我們不妨提出如下的兩三點論據來。

人文學科，包含文學、哲學、歷史一類的科目在內，而比較廣義的文學可以賅括音樂藝術，比較廣義的哲學可以賅括宗教，合而言之，是一個人生經驗的總紀錄。這紀錄可能是很雜亂，也很有一些錯誤，但因為累積得多且久，代表着人類有文字以來不知多少千萬人的閱歷，雜亂之中也確乎有些修理，錯誤之中也有不少的真相灼見，是供後人生活的參考；一般的前人閱歷等於「經驗」中的「經」字，是供後人參考而發生效用的閱歷等於「經驗」中的「驗」字，經與驗，前人為方便起見，也往往單稱做經

，即經書經典之經。經只是常道，即許許多多的人時常走過而走得通之路，別無它意。後人不察，把它當做地義天經之經，金科玉律之經，絲毫不容移動，固然是個錯誤；而近人不察，聽到經書經典，便爾色變，詆毀排斥，不遺餘力，也未始不是一個錯誤。人文學科所能給我們就是這生活上的一些條理規律，一些真相灼見，約言之，就是生活上已經證明為有效的一些常經。說前人的閱歷中全無條理，全無真相灼見，全無效驗，當然是不通的，因為如是完全沒有這些，人類的生命怕早就已經寂滅，不會維持到今日。人類可能會寂滅的恐懼，倒是近代科學昌明以後才發生的事。

分而言之，文學藝術以至於宗教所給我們的經驗是屬於情緒生活一方面的，即多少可以使得我們領會，前人對於環境中的事物，情緒上有過一些甚麼實際的反應，對於喜怒哀樂的觸發作過一番甚麼有效的控制。近代的心理科學給了我们不少的關於情緒的理論，也作了不少的分析與實驗，但就實際的生活經歷而論，這種實驗可以說全不相干，試問喜怒哀樂以及其情欲的實際場面可以在實驗室裏擺布出來而紀錄下來麼？前人閱歷中離合悲歡吉凶慶弔，名利得失的種種場合，一切偉大作品的欣賞的緣會，才是真正的實驗室，而關於這些閱歷的描繪才是真正的紀錄。而此種場面與緣會之所以富有實驗性，藝術作品之所以為偉大，文學紀錄之所以為真實，全都因為一個原則，就是孟子所說的「獲吾心之所同然」，吾心也者，指的當然是後來一切讀者與賞鑒者的心，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它們有力量打動我們共同的心絃，有力而搔着基本人性的癢處，打動與搔着得越多，它們就越見得富有實驗性，越見得偉大；李杜的詩歌，莎士比亞的劇本，貝多芬的樂曲，……可以百讀不厭，不因時代地域的不同而貶落它們的價值，原因就在此了。說到吾心之所同然，或共同的心絃，或基本的人性，就等於說，有了這一類文物上的憑藉，後來的人，無論在別的生活方面如何的大異其趣，各不相謀，至少在比較根本的情緒生活上，可以相會，可

以交通，而相會與交通即是偏蔽的反面；根本上有了會合交通的保障，其它枝節上的偏激與參商也就不礙事了。

哲學與歷史的功効也復如此，所不同的是，哲學所關注的是理智與思想生活，而歷史關注的是事業生活；前人的經驗裏，究屬想到了些甚麼，知道了些甚麼，以及有過什麼行為，甚麼成就，思想有何纏擾，行事有何準則；撇開了哲學與歷史，後人是無法問津的。近代的科學原從哲學演出，它的長處固然在精確細密，它的短處也正坐細密帶了，使人見不到恢廓處，說已具上文；細密於此者，不能細密於彼，所以往往有隔闕以至於排斥的作用，恢廓則可以彼此包容，不斤斤於牝牡驪黃之辨；這又不外養蔽與解蔽的說法了。歷史可以供給行事的準則，小之如個人的休戚，大之如國家民族的興衰，都可以就前人經驗裏節取一些事例，作為參考，前人『以古為鑑』的說法無非是這個意思，近人也有『歷史的鏡子』的名詞。有了這樣一面鏡子，再大沒有的鏡子，而每一個人，每一個時代的社會，懂得如何利用這鏡子，來整飭其衣冠，糾正其瞻視，解蔽的工具豈不是又多了一件？這鏡子雖大，可能不太完整，不够明晰；但此外我們正復找不到第二面；近代的心理、倫理、社會、政治一類和行為問題有關的學問到如今並沒有能提供更實際的標準，教我們於遵循之後，定能長維康樂，避免危亡；即使有一些細節目的貢獻，也往往得諸於歷史的歸納。心理學家講個人的智力，時常用到的一個定義是，利用經驗的能力，即再度嘗試時不再錯誤的能力；這便是歷史的意識，也就是歷史的効用了。荀子說到『古為蔽，今為蔽』，食古不化，或專講現實，或一味希冀未來的人，真所以為蔽者不同，其為缺乏歷史的意識，不識歷史的功用，不足以語於有效力的智慧，則一。

人文學科足以接受解蔽的付託，這是論據之一。

上文說到近代科學的發展，因為避重就輕，舍本逐末，結果是增益了偏蔽的質量。如今要加以補救，除於其本身改正其避重就輕，舍本逐末的的勢趨外，還得仰仗人文學科的力量。上文說科學之蔽共有五點，簡括的再提一提：一是蔽於分而不知合；二是蔽於知與用而不知其更高的價值，即不知科學所能培養之風度情趣，亦即相當於荀子評論墨子的一句話；三是蔽於一尊而不知生活之多元；四是蔽於物而不知人；五是蔽於今而不知古，或蔽於進而不知守。此五端者，人文學科的資料與精神都力能予以是正。人文學科所提供的是人生種種共通的情趣，共通的理，共通的行為準則，惟其共通，所以能傳諸久遠，成為學科的內容；此其一。既顧到情趣，特別是文藝一類的學科，便足以是正知與用的兩種偏蔽；此其二。人

文學科顯而易見是多元的，文藝宗教之於情緒意志，哲學之於理智識見！歷史之於行為事業，情意知行，兼收並蓄；宗教在西洋雖曾獨佔過一時，但自然文藝復興以還，亦已退居於一種人生工具的地位，與其它科目相等，實際上目前科學以至於教條政治所佔有的崇高的地位還是它讓出來的；此其三。人文學科無往而不講人與文的關係，人的情意知行，加於事物，蔚為文采，便成為人文學科的內容。西文稱人文學科為 Humanities，更直截了當的把人捧出來；其足以解物質之蔽，亦自顯然；此其四。人文科學重視經驗，凡所記述描繪，見諸文字聲色形態的，無往而不是人生經驗的一部分，上文已加說明；經驗總是屬於過去的，總是比較腳踏實地的；經驗的有選擇的利用是可以矯正躁進、冥想、逆斷，和對未來的奢望等諸種偏蔽的；此其五。

人文學科足以接受解蔽的付託而無憾，這便是論據之二。

還有一個第三點論據，雖非必要，而也不妨提出的，就是，七八十年來，人文學科多少也受過科學的洗禮。宗教已自崇高而獨佔的地位引退，上文已經說過；其輕信與武斷的成分也已經減少了許多。歷史中感情用事的地方，歪曲虛構的事實，也因科學的影響而經過一番修訂。哲學中過弄玄虛的部分，因數理、天文、心理諸科學的繩墨而受了限制。這些都可以說比科學上場以前見得更健全了。各種藝術與科學的關係較少，但也得到科學的不少的幫忙，特別是在形式的繁變、程度的細密、工具的便利、傳播的範圍，諸端之上。總之，人文學科經過科學的切磋琢磨以外，以前可能有的過的一部分養蔽的不良的勢力已經消除不少，而使其解蔽的功能更容易發揮出來。

要人文學科東山再起，我準備簡單的提出兩個建議來，作為本稿的結束。

第一個建議是關於實際的訓練的。我認為高中與大學的前二年，應儘量的充實人文學科的課程，文法院系固應如此，理工院系根據上文的議論，尤屬必要。前年哈佛大學的一部分教授，於經過長期探討之後，所編印的一本報告，叫做『自由社會中的教育』，也作相似的主張。他們對於近代科學的養蔽，雖沒有加以抨擊，但一般的解蔽的重要，他們是充分承認的，因為偏蔽的多寡與自由的發展恰成反比例。

第二個建議是關於一個理想的培植的；必須此理想先受人公認，人文學科的提倡才不至於橫遭『落伍』與『反動』一類的謬誤。

自然科學昌明以後，我們早就有了一個『宇宙一體』的理想，不止是理想，並且已經成為有事實襯托的概念。不過這概念對於人事的改善，關

係並不貼切。

自社會科學漸趨發達以後，又值兩次世界大戰的創痛之餘，我們又有了一個『世界一家』的理想。這是和人事有密切關係的。不過這還是一個理想，觀成尚須極大的努力，並且還有待於另一個相為經緯的理想的提出，交織成文，方能收效。

『世界一家』的理想只是平面的，只顧到一時代中人與人羣與羣的關係的促進。平面也就是橫斷面，有顧到它的淵源，它的來龍去脈，是沒有生命，沒有活力的。沒有經，只有緯，便不成其為組織。如果當代的世

界好比緯，則所謂經，勢必是人類全部的經驗了；人類所能共通的情意知行，各民族所已累積流播的文化精華，全都是這經驗的一部分；必須此種經驗得到充分的觀摩攻錯，進而互相調劑，更進而脈絡相貫，氣液相通，那『一家』的理想才算有了滋長與繁榮的張本。不過要達到這些，我們似乎應該再提出一個理想，就是『人文一史』。目前已經發軔的國際文化合作可以說是達成這理想的第一步。僅僅爲了做到這第一步，爲了要有合作的心情，合作的材料，我們就不由得不想到人文學科，而謀取它們的東山再起了。

美國外交政策的鉅變

(華盛頓通信)

本刊特約駐美記者

編者按：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最近傾向，本刊二卷六期已有楊剛先生一篇極詳盡的分析報告；我們認爲楊先生那篇通信，是最近以內一切報紙雜誌所刊的國外通信中最重要的一篇。這一期我們又刊載了本刊特約駐美記者寄來的這篇『美國外交政策的鉅變』一文，就美國最近的外交政策，提綱挈領，作一鳥瞰。請讀者將本文及楊文一併參閱。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恐怕是世界歷史上很重要的一天。在那一天，英國正式通知美國說，因爲內部的不安，英國今後恐怕不能繼續擔任其許多的海外任務，故建議美國先來接受她在希臘的任務。這件事震驚了華盛頓。美總統立即召集行政與立法兩部門的首領開秘密會議商討對策。一大羣白宮記者眼着這些重要人員步入白宮，但是大家保持緘默，一律拒絕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這種神秘性在美國是很少見的，頓時使得空氣極度的緊張。大家以爲總統也許在墨西哥回來的時候將有一篇重要的演說，這篇演說也許要提到這件事的神秘。但是在總統還在華盛頓的時候，倫敦方面即透露了真實的消息：總統所討論的是美國應否接受英國的請求，批准英國在希臘的任務。白宮會談的結論如何，現在問向無人曉得，但是這件事意義的重大是一般所能了解的。

美國本來以英屬殖民地。美國的立國精神是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的。美國人並不喜歡大英帝國，而贊成英屬各殖民地的自由獨立。英帝國現在顯在瓦解的過程之中，英首相宣言在一年以內予印度以獨立，在平時恐怕將爲一般美國人民所歡迎。然而在艾德禮首相發表聲明之後，美國人倒不免

有空虛迷惘之感。印度果真能自由獨立嗎？那裏正在開展之中的印回衝突會停止嗎？如果不幸繼續衝突下去，印度是否會在英國勢力退出之後，成了一個『權力的真空』，而由蘇聯衝入？如果共產勢力在印度伸張，會不會波及東亞其他國家？會不會造成全亞洲的共產化？這些考慮使得美國朝野深深感到問題的嚴重，和其本身責任的森嚴。

印度問題正在各方熱烈討論之時，英國的經濟危機因連天的風雪而頓時尖銳化起來。緊接着又來了希臘問題，美國朝野真的着急了。他們忽然覺悟到今日的英倫已經不是世界第一等強國，也不能繼續在美國旁邊支持所謂西方民主的陣容來抗拒蘇聯勢力的擴張。她頓時感覺到地位的孤立，任務的艱鉅。她真的到了所謂抉擇的關頭。

擺在她面前有幾條可能的路可走。
第一，她可以返回孤立主義，不問世事。她過去曾經一再實行過這個自利而短視的政策，結果她被掩入了兩度的世界大戰。孤立主義的錯誤和不合時宜是已經有了充分證明的，今後自無再試之理，雖則美國人當中仍不乏有持此主張的。

第二，她可以以金錢物資支持英國，使得她能繼續擔任各種的國際義務。這一條路本來是對英三十七億五千萬元借款的基本精神。但以目前情形而言，這也是死路一條。美國對英借款很大一部分用於購買美國紙烟和租賃好萊塢的電影片。這是借款所以終能通過國會的一個重要因素，因爲沒有紙烟業和電影業的協助，借款恐怕根本不能成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國今日經濟危機的造因絕不是短時期內所能挽救的。英國的經濟根本

在輸入外國的原料，將其製造為成品，然後輸出到國外去銷售，在製造及運輸兩種過程中牟取利益，以購買英國本身的必需，其中最主要的一項便為糧食，現在外國都被戰爭破壞，沒有原料可以輸英。即使有之，英國的製成品因機器之陳舊，人工的短少，也絕不能與美國的製成品競爭。即使能夠競爭，歐洲亞洲各國也因戰爭的破壞而無力購買。即使他們果能購買，他們既無英國所需的原料及糧食可以作為代價，更不能以美金作為代價使英國可以到新大陸來換取其所需。有此種種原因，現在再借款給英國當然是於事無補的，況且主張減稅的共和黨國會能否同意再度借款也成極大的疑問。這是英國本身危機的起因，迫得她不能不退出一等強國的地位，接受目前的屈辱。再度借款援英是不能生效的。

第三，美國可以挺身而出，担任英國所不能担任的一切義務。希臘是一個重要的關節，因為這個西方文明發源的古國，現在是在極度困難之中，人民沒有充足的糧食，許多建設沒有進行，在過去兩年當中，美國對於希臘也算是盡了最大的援助。單以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救濟費而論，希臘得到三億五千萬餘元，每人的平均救濟費是美金四十六元九角（中國人平均只一元二角左右），在各接受救濟國家中佔最高的地位，英國在希臘的各種援助，估計亦達五億元美金。然而希臘的經濟仍然十二分的艱困，希臘在華盛頓的大使館已經好幾個月沒有發薪。這個小國家是巴爾幹半島在地中海的門戶，蘇聯的附庸國早已想伸張其勢力到這個古國，並且公然組織游擊隊向其不斷地襲擊，使得民窮財盡的希臘不得不養兵自衛。如果希臘也歸進了蘇聯的勢力範圍，地中海便將變了顏色。

但是美國對於今日的希臘也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希臘的君主雖然是去年選舉後才返國的，美國人總不免認為他是邱吉爾一手造成的，現在的政府顯有反動的色彩。自認為民主與進步的美國是否應該支持這個落伍的政權，美國人恐怕有嚴重的懷疑。所以全力支持希臘附帶着必須改造她的內政，能否成功自然又有許多疑問。同時，以大宗款項援希，國會一定要求要嚴格監督其用途，因此便又不得不干涉其內政。一個國家接受美國的援助也不是一件簡單痛快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是：如果美國果真接受英國的請求，伸張其勢力到希臘去，美國是否同時要改造希臘的內政、推翻現在的政權？如果美國國會能通過杜魯門總統的請求，以二億至三億元救濟希臘，這筆款項又將有什麼條件？如何監督其使用？

援助希臘在目前也許不是一件過於困難的事情。但希臘只是問題的一端。英國既不能繼續支持希臘，也不繼續支持土耳其。土耳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似乎還較希臘為大，蘇聯已經數度表示過其對達且海峽的關心。土耳其此次不會加入戰爭，她的經濟遠比希臘健全。英國現在援助土

耳其主要項目在充實其國力量。美國如予以援助，當亦以此為中心。我們還不會聽到美國人對土耳其內政有什麼意見，但是如果美國予以軍事上的援助，支出相當大的經費，美國左派當然又將以「反動」「封建」「不民主」等名辭加諸土耳其的現政府。那時美國是否又將改造土耳其的內政，貢獻許多革新的建議？照以往美國一貫的作風，這是很有可能的。

從希臘土耳其，再往東行，便到了印度。印度是英國最大最富的殖民地，「英帝皇冠上最燦爛的明珠」。在這個半島形的大陸上有四億人民，信仰着各種不同的宗教，維持着最不民主的階層制度，現在進行着熱烈的民族獨立的鬥爭，同時在開展着印回流血的衝突。美國人一般認為印度過去相當的安定是英國統治的結果。這個結論印度人固根本否認，美國人總不免憂慮在英國退出印度之後這個新獨立國家將成為什麼一種局面。如果果不幸那裏也有內戰，而使強鄰的勢力伸張，美國既然接收了大英帝國，不是又將担負維持這個地方的責任？是不是又要來調處印回的衝突，使這兩個集團組織俱有廣大基礎的聯合政府？如果真要走這條路，方纔解脫了英人統治的印度人民是否甘心接受另一個白色人種國家的干涉？

這許多問題——希臘、土耳其、印度——是一串的，接受了希臘便得準備接受其餘。

近一年來，美國的外交號稱是兩黨的外交，或超黨的外交。締造這個外交的是前國務卿貝恩斯和共和黨參議員范登堡。一年來演變的結果，是對蘇聯「堅定忍耐」政策。用專欄作家李普曼最近所明的名辭來解釋，是所謂「邊緣的範圍政策」(Policy of Peripheral Containment)，這個政策基本的精神當然是消極性的。但在目前情形下美國人認為這是他們唯一可行的政策。接受英國所有的任務也正是這個政策實施的一個方式。

當前最理想的實現和平方案當然是美蘇的通力合作。這個理想現在有的人仍認為只要美國努力便有可能。代表這派論調的是華萊士前副總統。他現在主編「新共和週報」，常在鼓吹這個論點。右派的人認為他所說的是夢囈之談，是單相思。但美國人民仍在期望着三月十日的莫斯科外長會議。希望美蘇兩國能有進一步的接近，索性坐下來，不但把德奧和約議定了，並且把美蘇間一切的問題都得到一個鮮明的諒解，包括中國問題在內。但在馬歇爾國務卿離美首途赴蘇之日，他的談話是認為這次會議恐怕能解決對奧的和約，對德和約似乎沒有議定的可能。果真如此則其他問題更談不到了。既談不到，則今後美國的外交當然仍是「邊緣的範圍」。因此所要斟酌的只餘了兩件事：(一)「邊緣」究在那裏？(二)用什麼方法來「範圍」？這兩個問題的答案關係着世界的前途。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九日

英國工黨政府對於民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Report from London, THE WORLD REPORT vol. 2. No. 4. Jan. 28, 1947

英國工黨政府在計劃經濟政策的大前提之下，正在草擬對於民營事業的管理辦法。

民營事業的成績評列標準，不是營利的多寡；而是生產效率的高低。

為了提高生產率而預防生產不足起見，戰時的物資統制辦法，也許要恢復。平時的物資統制辦法，也將要在國會中生產。

如果艾德禮的工黨政府的計劃實現，結果將使英國的經濟事業，直接間接都受政府的控制。

目前英國生產上的種種困難，只能暫時阻滯政府的設施，不能使政府放棄已定的政策。照工黨的看法，煤與勞工的缺乏，出口貨數量的銳減等等，不是說明工業不需要統制，而是需要統制的證據。英國政府主張將來一切事業，都在通盤籌劃之下求進展。最近政府二次在選舉中獲勝，更證明這政策是為人民所擁護的。

將來英法關係，因經濟軍事同盟而更密切，足以使英國的經濟政策更為固定。放任的資本主義似乎再也不會出現在英國出現了。

在工黨政府統治下的英國工業的前途，只能從已實施或已提交國會討論的政府所議訂的國營事業計劃中，猜到一些。

在那計劃裏面，有下面種種規定：一、英格蘭銀行收為國有，改為中央銀行，將辦理信用貸款之事。

二、成立資本發行委員會，使一切投資，都受政府統制。三、賦稅及預算，依非社會主義國家之通例，歸政府決定。四、所有煤礦，由政府經營之。五、大規模之鐵和鋼的工業，將由政府經營之。六、海外交通，包括有線無線電報等等，均由政府經營之。七、煤氣，電力均由政府經營之。八、鐵路，汽車，運輸路線及交通工具等，屬於內陸交通者，均由政府經營。

換言之，政府將採用企業國有的辦法去直接控制燃料、鋼鐵、交通和運輸工具；此外，政府並將操縱

信用貸款、賦稅、投資等等以左右其他事業。

將來在英國的企業中，國營的要佔百分之二十。這數字是工黨發言人答覆被人家質問政府是否要把一切企業都收歸國有時所發表的。所謂百分之二十的意見，和資本、營利的數量都沒有關係；他是說，將來在國營事業機關下工作的人，要佔全國工業生產者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信用貸款、投資、燃料、鋼鐵、交通、運輸工具——這些，是全國經濟中最重要的一部份。所以這百分之二十，並不是那隨隨便便拿得來的百分之二十所可比擬。官吏們負責經營這些事業的，當然有能力足以影響其他事業。

關於剩下來百分之八十的民營事業，將來處境，現在也一天一天的明顯起來，如果政府認為必要，戰時的物資統制辦法，也許要部份的延長四年。平時的永久性的統制辦法，不久也將公布。

現在在英國，任何一塊地皮上如果要造房屋，不論其用途怎樣，須經政府許可。

其次是限制原料入口的辦法，這原是在戰時因生產不足而定的，目前因出口貨不多，使這限制無法除去。譬如說：煤，因產量少的緣故，沒有煤運出口去和瑞典交換木材，木材就不能進口。為了使海關進口平衡起見，英國一面限制輸入，一面鼓勵輸出，預定出口貨的總額是戰前的百分之七十五。如果這目標不達到，限制原料輸入，就永遠不會除掉。

雖然英國現在國內勞工依然缺乏，但大部份勞工管理法規都已取消。在戰時，約有八萬人不經政府許可不得自由改業，現在政府準備到今年三月底把限制勞工的法規完全取消。三月三十一日以後，除了幾千建築材料工人以外，任何人到任何部門工作，將都不受限制。

國民年齡滿十八歲的依然要應徵入伍。今年如此，明年亦然，會不得而知。輿論方面似乎主張採用永

久徵兵制。

戰時，物價雖受管制，工資卻沒有管制。以往，因為罷工足以妨礙公共利益，故為法律所不許。現在罷工在法律上並不算違法，不過將來政府是否會因最近倫敦大罷工，而採取新辦法，很難預測。

再說物價管制，現在依然繼續，政府希望能因生產增加而早日使此種管制廢除。同時，薪資的提高，使物價和出口貨的成本隨之上漲；間接使出口貿易不利。

永久性的，平時的工業和物資統制辦法，經過國會討論，工業委員會成立後，便可決定。其中關於民營事業方面的，下面兩點，現在也可先知道：

一、某些為政府所特別提倡的農產物，將有一個最低的價格。政府計劃每年撥款於美金十億元的款，作為維持此種價格的津貼，這樣，可以鼓勵農民，同時也可使消費者以廉價購得此種物品。農民受了政府的津貼，必須自己提高生產的效率，生產率不高的，將不許再耕種。

二、各紡織工廠如能依政府所定的辦法提高生產率，也將受政府的獎勵，辦法是，把各小工廠併了，使每個單位至少有五十個紡錘，獎勵是，這種工廠裏新機器的購置，政府願意津貼其總價值的百分之二。五。現在英國的二百八十家紡織工廠中，有五十萬紡錘的，還不到三十家。如果各工廠不依照政府的辦法，牠們有被收為國有的可能，因為紡織業與出口貿易很有關係，所以政府選紡織業做試驗。事實上，各紡織工廠是都會願意接受政府的建議的。

政府、勞工和資本家，現在三方面正在較長比較短，互爭優勢，結果怎樣，要看物資和工業統制辦法實施後——尤其關於民營部份的，那一方面所處的地位較為有利而定。

勞工要求在不久要成立的工業委員會中增加他們的代表人數；資本家則紛紛成立同盟，以便與政府和勞工兩方面折衝；而政府中負責管理工業部份的官吏們，也不甘讓步——他們以為如果要提高生產率，一定少不了他們。

至少，因為百分之二十的企業歸國家所有，政府已獲了督促全國工業前進的鞭子了。（奇英譯）



從迪化暴動看新疆前途

三二五又告表示中央治新的決心與方向 治新的成敗關鍵仍在人選·技術·作風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迪化通信) 新疆自和平條約簽字，省府改組後，其一般動態，記者均有報導。此一般動態所說明者，厥為新疆問題並未因張治中將軍之閉關措施而解決；反之，歷史積因在此新形勢下悉數結成苦果，其具體表現則為二·二五事件。

關於二·二五事件之詳細情形，本刊二卷六期「觀察通信」已有專文報導，均為當時實際情形，此處不須重複。(編者按：二卷六期「觀察通信」有「記迪化的二·二五事件」一文，係新自新疆返京之某君本刊之稿。本刊于付排後，立刻將小樣一份航寄本刊迪化特約記者，供其參考，故于本刊

伊万的軍

事爭取

和平條款簽定

二卷六期「觀察通信」已有專文報導，均為當時實際情形，此處不須重複。(編者按：二卷六期「觀察通信」有「記迪化的二·二五事件」一文，係新自新疆返京之某君本刊之稿。本刊于付排後，立刻將小樣一份航寄本刊迪化特約記者，供其參考，故于本刊

簽定後撤出省境。伊方之此項要求，一方在恐懼彼等爭得之局面，因秩序恢復而失據，另方則以民族軍隊之駐紮，事變即可助其此後政治動活，蓋東方民族對武力之迷信過強，一若無武裝後盾，政治攻勢即難實現。彼等之此項要求，當時未能如願，因之中心惴惴，于政治活動中仍以爭取此一目標為重心。吐魯番之槍械運動，即係為組織地下民族軍隊，二月二十一日迪化請願維民向政府提出之要求條款中亦有：「阿克蘇、喀什成立民族軍隊」，「駐吐魯番之漢族軍隊迅予撤出」，「軍分隊應直隸于省府」，「軍隊不得參政」等要求。董東土耳其斯坦獨

民族對立

愈益尖銳

政治爭衡，其勝負與變動決定于力之對比。我國自抗戰勝利後，內部問題之嚴重實甚于抗戰當時。張治中將軍之處理新疆問題非單以西北一地方為根據，其當時所遭遇者，捨和平方式外，縱可暫時通過，而遺害國家與地方者必至無窮，且張氏本人對新疆人民過去之悲慘生活，未始不存悲憫，彼此次在南京記者談話中即有

原則與綱領

民青兩黨的參加，他們宣傳是有原則的。綱領的第十一條：今後舉借外債，應指定為「穩定並改善人民生活」及生產建設之用。加上「穩定及改善人民生活」這一句，借款的運用範圍就廣泛多了。誰能夠說大兵進攻延安，目的不是為着「穩定及改善」延安人民的生活？誰又能說「平亂」到底「肅清地方」不是「穩定及改善」人民的生活？這一條原則的修改，是兩黨交出名單前夕的事。有人問及參加修改會議的某社會賢達，此條何以這般容易修改。某公微笑而答曰：「事到如此，兩黨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上了花轎，還能不拜堂結婚嗎？」兩黨豈不是甘心情願參加內戰了嗎？「那人又向某公反問。某公捧掌大笑說：『你此刻纔明白呀！』而民社黨蔣勻田却說，政府這一點修改，足見政府的誠實，足見政府有按照綱領一字一句實行的誠意，絕不肯含糊欺騙，這正是政治前途的希望。民社黨之意，將來綱領中像保障自由及軍民分治等條文，都會一句一字誠實實現。就拿軍民分治一點來說，大概民青兩黨上台以後，全國是軍人做省主席的局面，一定會立刻變更了。一切軍人的省主席都要立刻換文人了。否則，民社黨一定會拂袖而去呢！」

這裏又要說說國府組織法所引起的那個波折。三中全会裏說過，所謂的聯合政府，依然是依據訓政時期約法的訓政政府。照此說來，國府組織法第一條及第十五

門法或合作

這條是順理成章的條文。既然是訓政，那末政府當然向國民負責。待組織法發表後，民青兩黨又覺着面子上太過不去。於是又請求修改。

這次出任行政院長的張軍氏，似乎是符合了左舜生氏最初倡議的五個條件。至少，得到最高當局信任這條件是夠的。他是蔣主席的同學。他在京總住在吳鐵城秘書長家中，這又可見他與蔣亦有了密切的聯繫。傳說吳氏還為張氏此次上台設計了幾個原則。最要緊的就是黨與政要分開。這次國府委員會中，CC的人沒有一個參加，或者就是這個原因。但中央政治委員會是黨裏控制政府的機關。中政會以陳立夫為秘書長。CC與政學系今後怎樣配搭，是門法還是合作？倒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了。

(四月十九日)

「我在新疆是替盛世才運血債」之語。蓋亦同情各族人民過去若干年代之生活悲慘而思登之于紙。然維民久鬱之後，乍得抬頭，積存怨恨，急於發洩，而一般無賴流氓，復推波助瀾，肆行無憚，當局愈容忍，彼等愈狂暴，風氣所及，莫可遏止。阿山監選小組被害於熱敏；自國外歸來之難民，遭戕於塔城。暴民之此項行爲，除惆悵作用外，吾人再難覓其他可以解釋之理由，而其結果實造成彼等政治上之損失。全疆哈民因徐禹則之死，將驚之對待政府者轉以對待伊犁與維民，同時阿山之新興勢力亦漸有復返二十九、三十兩年暴動時之情緒。至於一般漢民舊存之征服者的思想既未盡消，對張治中將軍之和平作風未盡洽適，復以維民囂張，生命財產，朝不謀夕，民族間之情感，日漸惡化；至於漢回，因語言文字既同於漢民，間且受伊方之排斥，亦深感現

三二五文告

政府爲其惟一之保障，故於維民示威之翌日，哈回二族共同表示。護政府，再一日漢民亦自動示威，三年餘所受之伊、塔屠殺與流離不安之苦，一朝發洩。幸當時政府應付得當（據云漢民示威之日有若干便衣軍警在場監視），否則必發生不可收拾之結果。然民族間之感情對立，經此事件，將更尖銳，前途危機，依然四伏。

就和平條款言

政府方面應履行者，均已如期履行；如改組省府，民選工作，減稅，機關公文圖文與回文並用……等，而伊方應履行者，則頗少實現，迄目前止，事變區之部隊仍未改編，人民出入事變區仍未自由，國境防守政府仍不克開闢，而以伊方爲背景之反中央宣傳已滲入各地。此次張治中將軍返新以後（三月中旬），尋求解決途徑，三

治新成敗 關鍵在人

然解決新疆問題之前奏非在政府有無此權，實繫於有無此力。此力之焦點非在武裝，實繫於從事此一工作之工作者能否被整肅被組織與清廉化，現代化。

伊方政治鬥爭上之失敗，在於焦急、狂妄，此固由彼等之久鬱性格與缺乏鬥爭經驗使然，但基本關鍵，則繫於其領導者之愚蠢及功利心過切。此中秘密，留待將來歷史記述，未便驟

貪暴枉法 隨處可見

當伊軍杜絕食糧外運，迪化食糧恐慌時，哈密運輸機關本應加強其運輸機能，然運輸工具，半已破壞，補充器材，毫無來源，哈迪道上，破亂卡車，比比皆是，三五日之途程，有時

失望·悲觀 墮落·自棄

入新工作人士，清白者固不乏人，然均爲當前環境所限，一籌莫展，發財心理已沒蝕所有機構，使之腐亂，上層忙於酬酢，下層魚目混珠，資集中於賭博買賣，失望、悲觀、墮落、自棄，籠罩一般漢人人心，彼等之散漫與互相排擠，到處可見。迪化某回教徒言：一處領導地位之漢族集團，同床異夢，地域觀念過深，彼此難能合作，益以政府與民間之鴻溝，不易填平，茫茫前途，實未易卜。一在斯漢人同鄉觀念本極深，經盛世才氏之多年努力，各族會館均已取消，亦無同鄉會組織，此在統一行政及自我陣容上講，影響頗鉅，三五年以後，同鄉會復興，且均以誇大之政治見解，互相攻訐，而在團結及工作熱情上則殊無表現，其此二。

予發表。然略熟民國二十三年新疆史實，維民部份首領，一時狂妄，黃綠其他勢力，脅迫盛世，造成無量之悲慘後果。自可用爲今日情況之註解。然決定今後新疆命運之權，仍操諸吾人，勢須先加檢討。

當今日新疆之危局，基本政策之樹立與執行此政策之人與技術，同等重要；治法治人，必須兼籌並舉。查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既爲解決新疆問題之最高原則，然吾人若一透視執行者之內幕，則不寒而慄。茲舉數例，以見一斑。

月二十五日由全體省委發表文告，內容共分十項，大意爲：（一）根據和平條款所組織之省府，應爲人民擁護信任。（二）要永遠保證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之徹底實施。（三）中央完全了解新疆，必與以支持援助。（四）現有各種不良現象當予排除。（五）新省永久和平之獲得，必須遵守；增進中蘇親善，實行擁護國家統一，實行民主政治，加強民族團結，以此四句話之實踐上來區別敵人與同志。（六）以寬容與耐心期待反民主份子轉變爲民主份子，如期待不成，亦必使此類份子不能存在。（七）自由與民主均有範圍，不可逾越。（八）省府有執行政府政策之完全權力，人民應敬愛國軍，但軍隊絕不應干涉行政，侵犯人民自由。（九）貫徹執行民族平等政策。（十）省府以全力實現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並以嚴厲有效辦法制裁破壞此條款與綱領之份子。

（下接廿三頁）

週	末
關	欄

施用悶藥前後的心理與感覺

儲安平

這是一篇記錄。我草擬這篇記錄的目的，在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成爲醫學心理學家或普通心理學家一份有用的材料。事實上，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這樣一種材料，或者這樣一篇記錄對於他們是否有用。因此我對於是否草擬此稿，猶疑不決。最後還是出於主治醫師的鼓勵，他認爲這種經驗非人人所能得到，有機會得到這種經驗的人又未必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表達能力，能把這種經過記錄下來。他認爲這不是一種尋常的經驗，所以鼓勵我把它寫出來。

這篇記錄包括「感覺」與「心理」兩個部分。關於「感覺」部分，我想凡是用過悶藥的人，他們當時所感覺的，大致不會有太大的距離。至於「心理」部分，則要看各人的教育、職業、性格、環境等情形而定。

關於我的病症及投住醫院的經過，此處一概從略。我和我的主治醫師約好於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施行手術。我並在前一天知道，我們將施行全部麻醉。在十三年以前，我曾在沈克非大夫的主治下，割治過盲腸炎。那次用的是局部麻醉。我在那間四週都是玻璃窗的寬大的手術室裏，在那沒有一點聲音的寂靜嚴肅的空氣裏，聽到那低微而清晰的剪刀聲音。這次我似乎樂於施行全部麻醉，藉以減少我對於痛苦所發生的恐懼情緒。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這是江南最標準的春天，滿天的好太陽。我在上午八時三刻以前，在病房裏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於八時五十分被抬進手術室。我的主治醫師周壽祥大夫早已完成了他所需要的準備工作，坐在椅子上等候我。當我被抬進手術室時，我以很愉快而自然的表情向他招呼「早安」。

我被抬上手術床後，各種工作即開始進行。直到此時止，我還不知道施行全部麻醉，是用打針的方法

，還是用嗅覺的方法。我非常希望知道悶藥的有效時間是多少。他們說五分鐘。我說五分鐘內可以完畢一切手續嗎？主治醫師說五分鐘內可以完畢。我雖然不再追問，但是心中很疑惑。他們的意見顯然是企圖安慰我，表示手術在很快的時間內（五分鐘）就可以完畢。事實上，手術的時間曾經延長至十分鐘至十二分鐘之久。假如他們當時告訴我手術需要十分鐘始可完畢，或者可以提高病人相信的程度。

另一位醫師開始在我的口部四週塗油，並將臉罩罩住我的臉部，祇留出鼻孔讓我呼吸。我此時已知悶藥將用嗅覺的方法施用。我那時唯一的希望，（在這兒，我祇用「希望」兩字，不用「要求」兩字。因爲「要求」是一種含有「意志」成份的表示，「希望」則僅是一種「感情」成份的表示。在那個時候，我已經被安排在一個不能讓我有任何「意志」的環境之中）是希望悶藥不要用得太多，以致手術尚未完畢，而悶藥藥性業已終止。但是在我自己覺得一切尚未準備完畢時，他們已經向我施用悶藥了。我在一種微微的無可奈何的心情中發動地吸吸悶藥。

據我自己的估計，從我吸吸悶藥至失去知覺時止，祇有三四分鐘的時間。三四分鐘是一個極其短促的時間。在這樣一個短促的時間裏，心裏狀態雖然十分複雜，因爲時間太促，所可能引起的心理活動，畢竟也是有限的。我現在盡我的能力來記述我當時所體驗到的奇異的感覺和當時的種種心理狀態。

關於悶藥的氣味，我還不能用「痛苦」兩字來形容。假如我在此用「痛苦」兩字，我勢須責備我自己近於誇張，因爲這種氣味是可以忍受的；雖然這種氣味至少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氣味。大約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時，我便開始感覺到一點「黑」起來。這種情景很難描寫。平時我們在白天，或者在有或

強或弱的燈光的夜晚，即使閉上眼睛，但多少還有一種「光」的感覺。除非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閉上眼睛後，才覺得當前確是一片「純黑」。在那時，我的感覺，似乎祇有真正「一團漆黑」的夜。上述比擬還不能完全盡意，因爲我們即便在一團漆黑的夜裏，閉上眼睛後，覺得一片「純黑」，但這種「感覺」，似乎還是以眼睛爲主的感覺，換言之，即那種感覺，還是一種經過「視覺」的判斷的結果。而我那時的感覺，似乎已經超出「視覺」的範圍，而是覺得整個的腦袋所感覺的是一片「黑」。而且這種「黑」的感覺，因爲悶藥在口地地吸吸下去，所以一步一步過一步，愈來愈深。我們平時在電燈光下，驟然之間電燈滅了，那時候所感覺到的「黑」，還多少有一種「光」的比例作用在內，從原來的有光程度，變到驟然的無光程度，遂覺當前一片漆黑。而我那時所感覺的「黑」，那種難於形容的「黑」是愈來愈黑，一陣緊一陣的。我們通常總愛用「如墮深淵」四字來形容這種情景，但這四個字並不足以形容我當時的感覺。實際上，我們也很少人有過真正的墮入「深淵」的經驗，普通用「如墮深淵」來形容一種心情，多少祇是一種象徵的用法。「如墮深淵」，就邏輯上講，本有一點一點「下沉」的性質，而我那時，顯然並無「下沉」的感覺。「下沉」是一種自上向下的活動，而我那時並無自上向下的活動。我的感覺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彷彿走入了非洲的一個大森林的樣子（實際上我並無走入非洲森林的經驗，此處亦是一種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經在新聞片上看到過納粹罪犯被施絞刑的情形，在這時，這個記憶驟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種聯想。無論是我從我的思想或是從我的過去而言，我

所收穫，關於這一點，我很難答復。我當時至少並未企圖這樣做，同時我當時也不願意這樣做，因為這樣做勢須斷傷我的腦力。我祇能很不確切地說，我似乎感覺，當我在昏睡中，仍舊是有一種靈性上的活動的。

X X X X X

我終於醒了過來。當我醒過來約摸十分鐘後，我立刻在極度疲倦的情形中，睜開眼睛看我的手錶，時為十時二十分。因之我估計我醒來時，大約為十時至十時十分之間。易言之，我至少在昏睡狀態中延續至一小時之久。（據醫師報告，在施行手術期間，繼續施用開藥，故至此時始醒。）我醒來時，正巧外面有哭聲，我第一個反應是：「隔壁的人開刀開死了，我開刀沒有死。」而立刻接着而來的第二個修正意見：「隔壁的人死了，（因為不一定是由於開刀而死），我剛剛是上了開藥，現在醒過來了。」這個反應是很單純的；即我慶幸我自己的沒有死。但是據我自己的分析，我不承認我這個反應是出於一種意識的活動，而祇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

我願意在此表示，關於這部分的解析，恐怕有不少需要斟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我在這方面沒有學力上的根基，故引用名詞（term）或有錯誤之處。因之我這篇記錄，還祇能算是一種 raw material，心理學家如欲採用時，尚須詳為訂正。）何以言之？因為施行手術是我自願的行為，而施用開藥無傷生命則為一種常識，故我絕未發生任何對於「死亡」而起的恐懼，因之醒後也不致有慶幸未死的意識。所以我認為我那時慶幸自己沒有死，並非一種智力的活動的結果，而祇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為一種生物所有的自然反應。此處即欲述及與東澤先生自殺經驗可以相互印證的另一點。東澤先生在自縊之後，被他人解救時，發現他的兩手在拉着裝在頸子上的繩子。既欲自縊，而何以在自縊後又要將兩手去離開頸子上的繩子？由此可以證明，一個人在意志的支配下，可以求死，所以在社會上有各種自殺案件的發生，他們都無「意」於生，唯求一死。但是作為一個「生物」，人是不願意死的，所以誓志自縊

者，于自縊後，仍以兩手去拉開頸上的繩子，這完全是一種生物的自然行為，與意志無關。

還有一事可以證明我當時之私幸未死，完全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即我當時一方面有私幸未死之感，一方面我尚未恢復我的意識，因為當時我甚至對於我究竟身在何處一節，亦茫無所知，而對於以前一切事情也是一片模糊。大約經過四五分鐘的有思慮後，我才大約想起我自己是睡在一個醫院的病房裏，其後一二分鐘，我又努力睜開眼睛一看牆壁上的顏色（牆壁上白下綠），以求證實我確是睡在病房裏面。

在醒後最初的五六小時內，整個的人感覺非常疲倦，昏昏欲睡。此時發生一件意外的插曲，即在我醒後還不及一小時的光景，我的助手照例挾了一包稿子來醫院看我，履行我們習以為常的接洽工作。他或者未能知道我是剛剛上了開藥才醒過來的，但是無論如何，由於星期一上午是每期的最後發稿時間，當時有一篇稿子非我看過不能付排。事實上，在任何情形之下，我當時都無力閱讀即使是一封短信，何況是一篇稿子。我當時非常虛弱，而色慘白，我甚至即使閉上眼睛，亦覺光度太強，故須以手遮蓋着我的眼睛。結果我祇好招呼我的助理讀給我聽。（我實在很希望他能夠讀得響一點，藉以節省我因聽而需要化費的精神，不過我並未如此表示。）他顯然未能瞭解我當時是虛弱到如何程度，並折讀若干來信，我也竭力支撐地聽下去。我相信這一個插曲增加我腦力受傷的程度。

在當天下午四時以前，我始終在沉睡狀態之中。開藥的氣味，那令人不快的氣味，（近似火油的氣味）時時逗留在我的嗅覺裏，令人厭惡。一直到晚上九時以後，我才忘記這種氣味的存在。

在下午四五時，我大體上已清醒之後，忽然懷疑到剛醒時我所聽到的哭聲，是否僅僅是我當時的一種幻覺。事後追問看護，始知當時有一個病房確是死了一個病人，而所發的哭聲確是一種真正出自內心的悲哀的哭聲。

（四月十八日追記）

又如：（上接二十一頁）

大田穢水汪汪，千刀該殺鄉保長，惡心毒意說不盡，活活撒去主子耶。

而最可怕的是二十八年的宣威民變，當時既有水災旱災，而貪官惡紳又肆意剝削，第八區居民錢七壽率千餘居民殺死區長，打起「官逼民反」的大旗，歌道：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如要反：一不徵兵，二不派款。

從以上這幾類——尤其是第二第三兩類——的歌謠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一個特點，那就是一種生野而有力的原性性。我所最喜歡的還是以下這些偶然記起的斷句：

拴起太陽好唱歌。這大概是愛情歌謠裏的一句，大有夜以繼日地唱下去，非至嘔出心血不止的樣子。又如：太陽感向西方落，不知落了幾大堆。

這種優里優氣的想像，看似好笑，實在可愛，這可以作為那種原始的最好的代表。這樣的歌謠，在文化修養很高的人羣中是不會產生的。文化程度高，自然產生高級的詩歌，然而大多數高級的詩歌却又容易失之於蒼白而虛弱，所缺乏的正是那份新鮮潑野的力量。現在有些詩人在注意民謠，並有些詩人用了山歌民謠的格調說事寫詩，這應當是一個好現象，因為，注意了民謠也就注意了人民的生活，於是也就更接近人民，可以為人民說話，而且，最低限度在創作中也可以從民謠吸取一些新的生命，特別像雲南邊遠地方的這類民謠，也許是更值得注意的。

三十六年元夜。



滇謠小記 李廣田

抗戰期間，在雲南住了很長的時期。遇有機會，便想搜集一點雲南各地的傳說與民謠。關於傳說，將來有機會也略略作介紹，現在只談民謠。

因為並非專門調查，故所以民謠並不多。僅就所得若干首看來，大致有以下幾點可以陳述：

第一，中國雖大，然而自北至南，民情風俗尚有若干完全相同之點，而且在民謠中也幾乎作了同樣的表現。例如表現沒娘孩子的悲哀，在雲南，和在北方相似，有如下的歌謠：

小白菜，三寸高，
我媽害病我心焦，
雙扉門，單扇開，
我媽一去不回來，
我媽想我一陣風，
我想我媽在夢中。

關於痛恨繼母的，例如：

小白菜，漸漸黃，
兩三歲，沒了娘，
好好跟着爹爹過，
恐怕爹爹娶後娘，
娶了後娘三年半，
生個弟弟比我強，
弟弟吃飯我喝湯，
端起盤來淚汪汪，
想親娘，想親娘，
親娘總比後娘強。

關於姑嫂相惡者，例如：
月光光，

女兒來望娘，
娘道心肝肉，
爺道百花香，
哥哥道親姊妹，
嫂嫂道搬家王。

以上這幾種歌謠，南北各地唱法雖不同，而其所表現的，題則大致相同。

第二，北方絕少，而雲南極多者，是關於男女戀情的歌謠。這類歌謠，有的表現的很細，如：

大竹做橋肚子通，
兩兩交情莫測風，
燕子唧泥嘴裏種，
蜘蛛結絲在肚中。

又如：

巖上滴水巖下清，
一灣河水萬丈深，
丟個石頭試深淺，
唱首山歌試妹心。

有的表現得一往情深，無可奈何，例如：

太陽落坡漸漸縮，
老鼠歸洞雀歸窩，
大小虫蟻歸土洞，
你叫我身歸哪個！

而大多數的戀試則是表現得很野，而且也可以說是在北方絕無者，如：

隔河望見那穿白，
睡裏夢裏不離別，
只要郎心合妹意，
刀割心肝都捨得。

又如：

腳踩灰堆背麻糖，
眼淚汪汪告訴郎，
昨晚為郎挨爹打，
任捨肉來不捨郎。

又如：

要戀愛戀愛要戀，
那怕親夫在面前，
三拳兩脚打死掉，

鬪鬥不戀陰間戀。

其他男女互唱成爲問答形式的，比上面的例子更其潑辣，茲不具錄。

第三，也是北方少見，而雲南甚多者，是表現階級仇恨的，如：

城門有多高？
八十三丈高。

可容人問小兵小馬過？
有錢自管過，無錢挨大刀。

又如：

大田大地人家的，
花枝花朵人家裏，
割草餵壯人家馬，
平扒金鞍不得騎。

又如：

八月裏，稻穀香，
打穀子，忙又忙，
一挑挑，一擔擔，
挑進高樓順大倉，
富人吃的白米飯，
老農吃的是雜糧。

到了抗戰時期，人民的仇恨自然也轉而向着敵人：如

八月裏，稻子黃，
家家戶戶正農忙，
只說今年收成好，
那知漢西進皮狼，
今朝就把鋤頭放，
提起刀槍上戰場。
不管鬼子來多寡，
包他個個見閻王。

然而由於徵兵徵稅辦理不善，人民對於官家的痛恨也表現在歌謠，如：

太陽落日黑沉沉，
官家賦稅重千斤，
村東小張無糧飯，
拖兒帶女赴死城。

(下接廿頁)

觀察 文摘

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原作者：施復亮

原刊處：「時與文」第五期

張東蓀先生在他的「和平何以會死了」一文裏（見「觀察」二卷六期文摘欄）強調中間派在促進和平的工作中的重要性：「須知在國共的中間，倘使有個勢力，十分強大，完全獨立，這却與和平很有決定的作用。」我認爲這是一年多來和平運動中所獲得的一個極可寶貴的教訓。我向來認爲中間派在政治上的強大獨立地位，不僅對於促進和平可能「有決定的作用」，甚至對於實現民主也可能「有決定的作用」。

中間派根本反對當前的內戰，而且還要反對到底！我們承認：當進步的人民的政治力量受到反人民的反動派進攻的時候，絕對有用自己的力量防衛自己的權利！關於這一點，儲安平先生也說：「就事論事，共產黨的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爲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見「觀察」二卷二期「中

國的政局」）但我們決不因此放棄我們反戰的立場。

國民黨統治集團主張內戰的唯一像樣的理由，就是說共產黨企圖割據、破壞統一，或者說它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但國民黨過去也曾經「割據」過廣東和西南，「破壞」過段祺瑞和吳佩孚的「統一」，而現在的「統一」局面又不是建築在民主的基礎上的。國民黨倘若肯備共產黨企圖以武力奪取政權，共產黨也可以反唇相譏，指出國民黨的政權就是靠武力奪來的，而且還強着武力獨霸了二十年。國民黨絕對沒有理由可以說：只准我用武力奪取並獨霸政權，不許別人用武力奪取政權；或者只准我革別人的命，不准別人革我的命。只有全國大多數人民，才有資格要求國共兩黨一律把政權交還人民（不是左手交給右手），把軍隊交還國家（不是一黨國），而是「民國」。換句話說，只有真正做到了「還政於民」，才能真正做到「還軍於國」。在整個國家的政權緊緊地被掌握在國民黨統治集團手裏的時候，不僅談「還政於民」是一齣騙人的把戲，就連談「還軍於國」也是一幕滑稽的笑劇。所以國民黨當局是沒有理由要求共產黨繳械投降的。自然，共產黨如果肯繳械投降，國民黨就可以用「政治方法」達到「和平統一」的目的。不然，國民黨便不惜採用內戰方法來企圖達到「武力統一」的目的。然而正如錢端升先生所說：「內戰解決不了國共的問題，也決產生不了統一的中國。」（「觀察」二卷四期「唯和平可以統一論」）（國民黨當局的內戰政策，最後一定難免失敗，絕難達到「武力統一」的目的。

目前的政局是：國民黨既不能用武力消滅共產黨，共產黨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國民黨；而國際形勢也不許有一個完全右傾的國民黨政權或完全左傾的共產黨政權。在這種客觀情勢之下，惟一可能的正確的道路，就是恢復中間性的政協路線，由國共兩黨及其它民主黨派共同組織民主的聯合政府，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種種改革。但要走回這條道路，首先必須造成一個強大的中間派，獨立於國民黨統治集團與共產黨之間，取得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

張東蓀先生認爲「第三者中多數不瞭解中國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是和平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錢端升先生也認爲「政協的缺點不在其方案的欠佳，而在政協本身之未能充分表示國共以外大眾人民的力量。因爲大眾人民沒有代表參加政協，所以政協決議被破壞時，只見到國共間的互爭互詆，而見不到大眾人民對破壞者之爭，或是大眾人民加於破壞者的責備。政協會員三十八人，雖國共只有十五人，然而其餘二十三人多半是國共的附庸，而極少真能代表國共以外的勢力。此爲政協決不能實現的最大原因。所以如果今後的和平仍須循政協之路，則政協的參加者，國共而外，須有大批可以代表非國共不附屬亦不附共的中立份子」。強大獨立的中間派在解決當前時局中地位的重要，責任的重大，單看張錢二位先生上面的說明，也已經完全可以明瞭。假使我們認定政治糾紛必須用政治方法來解決，只有和平才能達到統一，實現民主，那就不能否認中間派在當前政治上的獨立地位和決定作用。

有人只承認中間派在政治上有一相對獨立地位，只能做「人民的傳力機與作業機」而不能做發動機，並根本否認它應有自己獨立的政治路線。我認爲這種主張，其動機雖然要加強民主運動的力量，其結果恐怕是一適得其反。

先從理論上來說明。第一，如果說任何黨派在實際政治中都不能「獨行其是」，都要跟其它黨派妥協，那就不止中間派，可以說任何黨派都只有一相對獨立地位，沒有絕對獨立地位。在這意義上說，假使國共兩黨都保持其絕對獨立地位，不肯跟對方妥協，那就根本不會有政治協商會議，也永遠不會回到「協路線」。像這樣絕對獨立地位，我以爲不但中間派不應該有，就是國共兩黨也不應該有。第二，倘若其它黨派可以做人們的發動機，那中間派也可以而且應當做人們的發動機；不僅應當發動中間階層的人民來參加和平民主運動，而且應當發動一切可能發動的人民來參加和平民主運動。我絕對不相信：像中國這樣衆多複雜的人民，一架發動機便可以把全部或大部份人民發動起來。否認中間派可以做發動機的结果，必然要削弱整個民主運動的力量。「許多一面情惡右傾一面懼怕左傾的僥倖份子」，只有中間派才能把他們發動起來，領導他們參加和平奮鬥的民主運動，而這樣的份子在今天中國決不在少數。第三，政協路線在本質上既非右翼路線，亦非左翼路線，而是一種中間性的改良路線，應爲中間階層及中間派所特別擁護。倘使這種路線還不能爲國共雙方所接受，那就不會再有爲它們雙方所能接受的路線。希望「國共雙方放棄自己的路線，來接受或者遷就中間路線」，假使「近於空想」，那我們更可以說，希望它們任何一方接受對方的路線，更是空想的空想。同樣，在此時希望中間派和中間階層完全自願地來接受左翼或右翼路線，也同樣是一種空想。在「此時此地」的中國，否定「中間路線」決不可能加強整個民主運動的力量。

再就事實來說明。據儲安平先生的觀察，「國民黨的霸道作風，使自由思想份

子深惡痛絕。……今日全中國人民，對於現政權，可謂人人離心，個個厭惡。……假如不滿政府就是「左傾」，那末老實說，在二十年來國民黨這種統治作風下，假如還不「左傾」，那這個人即使不是天才，也是個大大的糊塗蟲。……今日國民黨腦子裏所想的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做的却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創造有利於共產黨的政治形勢。照這樣說來，共產黨應該可以取而代之以了，然而不能，據儲先生說：「因為大家怕共產黨」。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國，也未必歡迎共。絕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國共之外能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以穩定今日中國的政局。儲先生的意見至少代表今日「絕大部份的知識份子」（「自由思想份子」）的意見。我們對於這種具有代表性的意見，不能不給它以相當的重視。無論如何，這里總指出一件事實：就是今日「絕大部份的知識份子」，儘管對於「國民黨的霸道作風」表示「深惡痛絕」，也決不可能追隨左翼黨派的政治路線。這一部份知識份子，在今天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他們是一種進步的民主份子，在當前爭取和平民主的運動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也可能發生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將來和平恢復以後進行建設的時候）。此外，工商業界和農民中，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要認清：一切不滿現狀的比較落後的羣衆，都是我們從事和平民主運動的時候應當努力爭取的對象，我們的社會還落後得很，在今天的現實條件之下，決不能使多數羣衆會突然飛躍地前進起來。

倘若具有強大獨立的中間派，便可能發生決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復以後，推行民主政治時候，中間派更是一個重要的決定的力量。我們竟可以這樣說：假使今後沒有強大獨立的中間派，不但中國的民主政治無法實現，即使求政治的安定也不可得。兩個武裝政黨從事武裝鬥爭達二十年，要從武裝鬥爭變成和平競爭，倘若沒有第三個調和的緩衝的中間力量，無論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但是中間派只應作有原則的調和，決不可作無原則的妥協。中間派調和國共衝突的基本原則，就是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根據多數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採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中間派決不可拋棄人民的立場，對於國共紛爭作分贖式的調解。決不可為遷就黨派利益而犧牲人民利益。這樣，中間派才能督促國共兩黨逐漸走向和平民主的道路。

有人說中間階層內容複雜，不可能形成一個強大獨立的中間派。我以為這種說法也是似是而非的。第一，今天國共兩黨所代表的階級也不是單純的；只要在和平民主條件之下，中間階層形成強大獨立的中間派，其發展的可能性決不會少於國共兩黨。第二，一個國家內部包含着許多的階級和階層，但仍不妨礙它可能成爲一個強大獨立的國家。同樣，一個黨派內部包含着幾個利益相近的階層，也決不會妨礙它成爲一個強大獨立的黨派。倘使中間階層內部的利益尚且不能調和，如何還能調和全體人民或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倘使這種理由能夠成立，如何還能實行包含各階級各黨派的聯合政府？

張東蓀先生說：「民主主義的社會必是一個異質的結合，必須各個異質要素而互讓。隨時代的要求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卒致調和，以無虧於統一。」如今國共兩黨不肯「互讓」不肯「遷就」，不肯「伸縮」，以致不能「調和」，不能「統一」。目前只有加強獨立的中間力量，迫使它們不能不「互讓」，不能不「各有所遷就」，互有伸縮，才能獲致「調和」達到「統一」，建立「民主主義的社會」。但是先決問題，必須聯合一切民主的力量，動員一切反對內戰的人民，迫使國民黨當局不能不放棄「武力統一」的政策，不能不改變政府的基礎和性質。內戰一天不停止，政府的基礎和性質一天不改變，獨立的中間派決不應一天改變反對的態度。只有這樣，中間派才會強大起來，才能担任「中國國運所降下的神聖使命」。

統治陣容脆弱

（上接十七頁）

僅此二例，亦足見統治陣容之脆弱。當卅二年國民黨部在新出現時，人民歡欣鼓舞，一若晝夜即可逝去，卅三年盛氏去職，更以黎明將展於眼前，乃三年餘之行政事實，所謂「大漢人」之行爲劣點與少數人之無恥與貪婪在其他民族前已暴露無遺。過去其他民族對漢人之僅有威信，迄今已全部掃地。以此陣容治新，烏得有濟。最近隨張治中將軍返新之記者陶天白君所作之通信中有「幹才則推劉孟純」之語，實際在今日新經能體言事局，埋頭工作者，亦不過劉孟純等數人而已，其他能洞觀全部問題之總結者，縱亦有人，但皆因事實之牽制，無能爲力。

（四月十五日）

各地特約記者公鑒

- 一、專寄通信，請儘量每篇不超過三十字。
- 二、最好請依照本刊風格，自擬大標題及文內小標題。
- 三、如有必要，希望附寄地圖及照片。致送稿費時，地圖及照片亦略奉薄酬。
- 四、如遇當地發生非常變亂，（如台灣暴動），深恐當地郵局檢查者，信封上可寫「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儲安平先生收」，不寫「觀察週刊社」字樣。
- 五、願便歡迎各地讀者投寄有價值之通信。

編者啓

本刊附啓

- 一、本刊第一卷合訂本上下册，刻正加印重裝，自五月一日起，每册售價萬伍仟元。外加郵費：掛號每册三百五十元，航掛每册三千五百元。一次購滿五册以上，八折優待。
- 二、凡定戶續訂、查詢、及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每月寄刊封套油印封套上均有定單號碼可查）。

書叢學文先農



來本選書，版界已在，名本但選別，觀作本俱稿樹，開本：一印且裝屬稿名情一內，收。律刷上裝屬稿名情一內，期極乘續名情一內，新宜，美家真職出

書五種，均已售，新書最近出版，自印後按編新書，出後按編新書，意者請隨時注意

發批埠外

- 一、外埠函購批發，貨款
- 二、每種不滿十本者七五折，十本以上者七折，五十本以上者六折，一百本以上者五折
- 三、以上各折，郵費由寄書者自理
- 四、同業來往，每月結算一次

處郵埠外

- 一、請按下列書目用匯票或支票掛號寄至本處
- 二、外埠函購批發，貨款
- 三、每種不滿十本者七五折，十本以上者七折，五十本以上者六折，一百本以上者五折
- 四、以上各折，郵費由寄書者自理

巴金：
——長篇小說

這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金人：平時

370頁 12000元

錢鍾書：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錢鍾書：平時

40頁 12000元

徐志摩：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徐志摩：平時

249頁 8000元

老舍：
——短篇小說集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老舍：平時

310頁 6000元

王西彥：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王西彥：平時

370頁 9000元

老舍：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老舍：平時

620頁 二冊 16000元

老舍：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老舍：平時

730頁 二冊 18000元

老舍：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老舍：平時

370頁 9000元

師陀：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師陀：平時

370頁 9000元

巴金：
——長篇小說

這是一部最長的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是作者最近脫稿的一部長篇小說。巴金：平時

370頁 9000元